

.....我也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瞧着大学生们的脸我很快活，他们的拥抱、欢呼、年轻人种种天真的爱娇姿态，热烈的目光，无缘无故的笑声---世界上最美好的笑声---这一切朝气蓬勃的青春生活的欢乐的沸腾，这种一直向前的冲动，---不管它冲到哪里，只要是前进，---这种温厚的热情奔放感动了我，鼓起了我的兴致。“我要不要去参加？”我问自己。

但是我应该承认，我并没有因为她伤心太久，我甚至觉得，命运没有让我和阿霞结合，是很好安排的，我想，有这样的妻子，我大概不会幸福---我就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那时我还年轻，我以为未来，这短暂的很快会消失的未来是无限的。我想，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难道不能重复，而且会更好更美吗？.....我认识了另外几个女性，但是阿霞在我心中激起的感情，那样火热的，温柔的深情，已经不能再发生了。不！没有一双眼睛可以代替那双饱含热情注视着我的眼睛；没有一颗偎依在我胸前的心能怀那样欢乐的，甜蜜的颤栗来和我的心相呼应，命中注定做没有家室的独身者，我孑然一身的度过寂寞的岁月.....

——屠格涅夫《阿霞》

我已经渐渐忘却了那带阁楼的房子，只是间或在画画或者看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的想起窗子里的绿光，想起我在那天夜晚满心的热爱，在寒冷里搓着手，穿过田野走回家去时我的脚步声。那时候（那种时候很少）孤独折磨我，我心情忧郁的时候。我就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渐渐的。不知什么缘故，我开始觉得她也再想我，等我，我们早晚会见面似的。.....

???你在哪里？

——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

“啊！我不该这样.....我不爱这些在地上撒播自己的忧愁，抛掷到每个相遇的人的脚下的人们.....那有什么意思？每个人自有每个人的特色.....别人的眼泪于我有什么需要呢？自己的眼泪已经是够成的了.....况且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忧愁，认它是世上最特别的最悲苦的。我知道这个.....”

——高尔基《卡里宁》

大概别人身上的坏处和好处对照之下总是特别分明，在没有伤害我们之前已经很触目了。在某些情景之下，这种心理现象可以说明我们多多少少喜欢议论人的短处的倾向无不道理。拿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嘲笑别人的缺点是极其自然的事，所以遇到挖苦的人我们应当原谅，因为我们自有可笑之处给他取笑，值得奇怪的是无中生有的毁谤。

——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假如有人问起你的名字，/我不敢说出我的烦忧。
我不敢说出我的烦忧，/假如有人问起你的名字，/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戴望舒

那柠檬正开的南乡，你可知道？/金黄的橙子，在绿叶的阴中光耀，/软弱的微风，吹落自苍空昊昊，/长春树静，月桂枝高，/那多情的南国，你可知道？/我的亲爱情人，你去也，我亦愿去南方，与你终老！

你可知道，那柱上的屋梁，那南方的楼阁？/金光灿烂的华堂，光彩耀人的幽屋，/大理石的人儿，立在那边瞧我，/“可怜的女孩儿哪！你可是受了他人的欺辱？”/你可知道，那南方的楼阁？/我的恩人，你去也，我亦愿去南方，与你共宿！

你可知道，那云里的高山，山中的曲径？/山间的驴子在云雾的中间前进，深渊里，有蛟龙的族类，在那里潜隐，/险峻的危岩，岩上的飞泉于仞，/你可知道，那云里的高山，山中的曲径？/我的爹爹，我愿一路与你驰骋！

——歌德《迷娘的歌》

我近来的心理状态以不晓得怎样才写得出来。有野心的人，他的眼前常有着种种伟大的幻想，一步一步跟了这些幻想走去，就是他的生活。对将来抱希望的人，他的头上有一颗明星，在那里引路，他虽在黑暗的沙漠行走，但是他的心里终有一个犹太人的主存在，所以他的生活终于是有意义的。在过去的追忆中活着的人，过去的可惊可喜的情景，却环绕在他的左右，所以他虽觉得这现在的生活寂寞的很，但是他的生活，却也安闲自在。天天在那里做梦的人，他

的对美的饥渴，就可以用梦里的浓情来填塞，他是在天使的翼上过日子的人，还不止感到人生的空虚。我是从来没有野心的，如今到了人生的中道，对将来的希望，不消说是没有了。我的过去的半生是一篇残败的历史，回想起来，只有眼泪和悲叹，几年前头，我还有一片享受这悲痛的余情，还有些自欺自慰的梦想，到今朝非但享受这种苦中乐的心思没有了，便是愚人的最后的一件武器——开了眼睛做梦，——也被残虐的这命运夺去了。啊啊，……

——郁达夫《空虚》

敦实的泥土的儿子/你眺望什么/你的眼眸盛着怎样的忧伤/日月的轮回/让人怎么能忘掉其中的滋味/最近的心跳，最远的命运/苍天啊/以列族列宗的名义/给我一捧希望的蓝天

又过了几年，他再不是个少年了，但是那最初的经历始终栩栩如生地刻在他的心里，再也不会从他的心里消退……，因为对往事的回忆有时以如此猛烈的力量把他压倒，以至于他后来的生活和这段回忆的现实相比，反到是只成了一场梦幻和一片假想。他变成了那种跟爱情和女人都不可能有任何关系的人了……再没有什么欲望促使他去寻找那么早就已经落到他手里的东西了，那时他还是个少年，颤抖不已的双手惊惶失措地直往后缩。……许多人把他们当做没有感情的人，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沉默寡言，他们的目光总是冷淡的从女人的脸上掠过……。谁料得到，他们内心深处始终带着一些心爱的人儿的肖像……

——斯蒂芬茨威格《夜色朦胧》

我自己和我的灵魂告别了，/我把它丢在后面，像一个空壳似的。/生命是一连串的死亡与复活，/克里斯多夫。/我们要求死去再复生吧！

——罗曼罗兰

上天的安排是莫名其妙的，令人敬畏的，他分配世人的祸福，往往叫聪明仁厚的好人受糟蹋，让自私的、愚蠢的、混帐的人享福。得意的弟兄们啊，虚心点儿吧！情你们对潦倒的苦人厚道些，他们就算没比你好，可也不过是走了背运。想想吧，你的道德好，不过是没有受过多大的诱惑；你的处境好，不过是机会凑手；你的地位高，不过是恰巧有祖宗庇荫。你的成功，其实很像命运开的玩笑，你有什么权利看不起人家呢？

——萨克雷《名利场》

威廉（都宾）离开了她（爱米丽亚），又叫她心酸。她想到了以前他一次又一次的替自己当差，不知帮了多少忙，而且对自己又尊重又体贴；这一切又涌到了眼前，日日夜夜，使她不得安宁。她依照向来的习惯，暗地下难过，想起从前不把他的爱情当一回事，现在才明白这种爱情的纯洁和美丽。只怪自己不好，轻轻扔掉这样的珍宝。

威廉的爱情真的死了，消耗尽了。他心里觉得自己对她的爱情已经一去不返，而且以后也不可能重新爱她，多少年来，他忠心耿耿献给她的一片痴情给她扔在地下摔得粉碎，即使修补起来，裂痕总在。爱米丽亚太轻率，太霸道，生生的把它糟蹋了。威廉反复寻思道：“只怪我痴心妄想，一味自己哄自己。如果她值得我这么爱她，一定早已报答我的真情，这都是我心里糊涂，才会误到如今。人生一辈子，不就是一错再错的错下去吗？就算我赢得了她的爱情，看来也会立刻从迷梦中醒过来。何必灰心丧气，因为失败而觉得害臊呢？”他仔细咀嚼半生追求爱米丽亚的过程……

一位戴白帽子、围白披肩的太太（爱米丽亚），身上滴滴答答的，淌着雨水，张开两臂，一直向他走去。一眨眼的功夫，她就给卷在他的大衣折裯里面。用尽力气吻她的手。他另外一只手大概要扶着她防她跌倒，一面又要紧紧搂着她。她的头直到他胸口。她嘴里喃喃呐呐，说什么原谅——亲爱的威廉——亲爱的，最亲爱的，最最亲爱的朋友——吻我，吻我，吻我——这等等的话。大衣底下的情形真是荒谬的不成话。……

——《名利场》

我曾经爱过你 普希金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

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 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 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爱着你。

……凡有女性在场的地方如果出现了沉默, 他(于连)就会感到丢脸, 倒好像这沉默是他个人的过错造成似的。这种感觉在两人单独谈话的时候, 更加痛苦百倍, 关于一个男人单独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时应该说什么。他的想象里充满了最夸张、最西班牙式的见解, 但是到了他局促不安时, 他的想象却只能向他提供一些无法接受的主意……。他非常瞧不起自己。如果他不幸逼着自己没话找话说, 那么说出的全部都是些极其荒唐可笑的话。……

我已经报了仇, 遗憾的是我的名字将出现在报纸上, 我不能悄悄的逃离这个世界。我将在两个月内死去, 复仇和跟你分离的痛苦一样是残忍的, 从现在起我禁止自己写你的名字, 说你的名字。永远不要谈到我, 即使是对我的儿子也别谈到我。沉默是尊敬我的唯一方式。对一般人来说, 我将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请允许我在最后时刻说句实话: 你将把我忘掉, 我劝你永远不向任何活着的人提起这桩巨大的灾祸。它将在几年之内耗尽我在你性格中看到的、浪漫的和太喜欢冒险的成分。你天生的应该生活在中世纪的那些英雄中间; 表现出他们的那种坚强的性格来吧! 让应该发生的事在暗中发生, 不要影响到你的名誉/你用个假名字, 不要向任何人吐露秘密。如果你绝对需要一个朋友的帮助, 我把比尔拉神父遗留给你。

不要跟任何别的人谈, 特别是你那个阶级的人: 那些德吕, 那些凯吕斯。

在我死后两年, 嫁给德先生。我请求你, 我作为你的丈夫命令你。决不要给我写信, 我不会回信的。我觉得我没有亚古那么坏, 但是我要像他那样对你说: FROM THIS TIME FORTH I NEVER WILL SPEAK WORD。(从现在起, 我一句话也不说。《奥赛罗》)

将不会有人看到我开口和动笔。你可能得到的是我最后的话以及我最后的爱慕之情。

于连枪杀雷纳尔夫人未遂被捕后给玛蒂尔德的信

——《红与黑》

爱, 就是——/人世间最纯洁的和解。/关心它的人, 请后退一步, /给神圣的玫瑰话让出一条路。

——(罗马尼亚)阿列柯山德鲁

O, how this spring of love resemble, the uncertain glory of an April day, which now shows all the beauty of the sun and by and by a cloud takes all the way!

哎! 青春的恋爱就像阴晴不定的四月天气, 太阳的光彩刚刚照耀大地, 片刻间就笼上了黑沉沉的乌云一片。

莎士比亚

她站在那儿念着碑文并默默思索着的时候, 教堂里又响起了风琴声, 于是她还像先前那样轻轻地走到门廊边倾听着。门是关着的, 唱诗班正在学一首赞美诗。芭斯谢芭又激动起来, 近来她还以为自己心里已经是一潭死水呢。孩子们细弱的声音唱着, 他们既不加思考也不能理学习的歌词, 清清楚楚的送入她的耳鼓里……

引导我啊, 慈祥的光呀, 周围一片黑暗, 你要引导我前进。

像许多别的女人一样, 芭斯谢芭的情感也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她的幻想支配着……如果已临眉睫的眼泪希望流出来, 那就让它们这样做吧。……她要是能像这些孩子那样对自己所唱的歌词的内容毫不在意就好了, 那无论牺牲什么都行; 孩子能这样是因为他们非常天真, 根本不觉得这话有什么必要。她简单的经历中那些热情奔放的场面这时候似乎全都在重新出现, 而且有了新增的情感; 那些在演出时本来没有感情成分的场面这是也有了情感。但悲哀现在对她倒成了一种享受, 而不是过去那种惩罚了。

——托马斯·哈代《远离尘嚣》

我们这些人根本不觉得这种热诚是可感激的, 或者从来没有受过感动表示过知恩图报的意思; 还有些人只是到了若干年以后才追想起来。那时候我们沐恩戴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们对于欠下的情谊只有拿没有价值的眼泪来报答, 可是洒下来时, 已经嫌太迟了。那时候, 忘

了许久的仁爱的声音又萦回在我们胸中，慈祥的目光又从过去的年代照耀出来了——啊，多么明亮，多么清澈！——啊，多么令人热烈的怀想！——因为这些现在都已经不可复得。这正像做在牢狱墙壁下的囚犯，听到过年的音乐——又像是从窗门的铁条缝里见到了阳光；因为不可能得到，越发觉得珍贵——因为目前的黑暗凄凉无可逃避。相形之下越发觉得太阳格外光明。

在人世的某些时期，我们经过短短的几个星期，心情上好像是过了几年——等到回头一看那些时期，好像在旧生活和新生活之间划着一道鸿沟。

她（瑞秋尔）伸出手来给他，伸出那制白润的小手，手上只戴着她的结婚戒指。从前的嫌隙完全消除了。忧伤疏远的年月过去了。他们从来就不曾隔绝过。那么长的时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女主人。没有，一次也没有。没有在监狱里忘记；在军营里也没有；在陆地和敌人对阵时也没有；在海上，严肃的午夜星光下也没有；当他望着灿烂的破晓时的景色也没有；甚至于在酒席上，当他同朋友们一起大吃大喝的时候，或者望着戏台上，当他极力想象那里别人的眼睛比她还要明亮的时候。他也不曾忘记过，尽管有更明亮的眼睛，尽管有更美丽的脸孔，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亲热——没有一种声音像他所眷恋的女主人那样甜蜜，在他的幼年时期，她曾经做了他的姐姐，母亲，女神——现在不再是女神了……；然而因为她是女人或许更令人痴情珍爱……她就在面前，簌簌泪下，却又怡悦可鞠。她双手拉住他一只手；他觉得手上滴着她的眼泪，那是言归于好的狂喜。

——萨克雷《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

谁在一生的过程中不曾神魂颠倒过，不曾崇拜过这种或那种偶像呢？多少年以后，当这种热情已经伴随着千百种尘世的忧患与野心一同熄灭，埋葬了。当初体会过这种热情的人，依然可以从坟墓中把它追唤回来，和少年时代一样痴心地倾慕赞叹那位可爱的皇后一般的人物。我可以从黄泉之下召唤一个美丽的灵魂出来，仍旧爱她，或许宁可说，这是一种过去，对于某一个人来说永远是现在。这样一种热情只要发生过一次，就成了他生命永远的一部分，从此分割不开；它变成了今天这个人的一部分，正像一种伟大的信仰或感悟，像诗味的发现，宗教的发现，今后永远影响着他；……

他们手拉手走了出去，经过了那旧日的院子，走到平台上的曲径，草上的露珠正闪着光，在曙光的红霞下面，绿树丛中的禽鸟正合唱着它们请婉的歌曲。所有这许多景物在记忆中是那么的清楚啊！那古老的塔楼和大厅的山墙矗立在东方的天空里显得黯黑，那林木茂密的高峰，美丽的平原里长着快要收割的庄稼，欣然然的一片金黄。闪闪有光的河流穿过平原滚滚的流向远处光泽的群山之麓。这一切景物都在我们面前，同时伴着我们青年时显示百种美好的回忆，美丽的而又凄怆，可是我们心里这些回忆却是生动真实，正如我们现在眼中重新看到的永远记得的美景一样真实生动。什么事物我们也没有忘记。记忆力会睡眠但有时又醒转过来；我时常想，在最后的睡眠——死亡——以后，晨号把我们重新唤醒，从此不再睡眠，而过去的一切在自觉的一闪中涌上心头，与灵魂同时复活，不知那时又是一番什么景象。

……而我妻子唯一重视的，从来也不曾离身的宝贝，就是当初她去探监时从、我胳膊上摘去的那粒金纽扣，据她告诉我，自从那天起，她永远把它带子世界上最钟情的一颗心上。

——《亨·艾》

……过去究竟是过去，无论它从前怎么样，反正眼前它不存在了。它无论有什么结果，时光总会把它掩盖了。在若干年之内，它就要和并没有发生过的一样。她自己也要交青草掩埋，没人记得了。同时树木仍旧要象以前一样青绿，鸟声仍旧要象以前一样的清脆，太阳热情要象以前一样地辉煌。所有天天见到的景物，并没有她的忧伤而变的憔悴，也没有因为她的痛苦而变的惨淡。

（“我们无论活多久，但是结局总是一死了事，人们也只有一阵儿谈起我们……有一件事，总归要发生一次，那就是在街坊邻居中间，要有人说，某人死了。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捷露·太雷《神圣的死》）

她觉得全世界都正注意她的情况，不敢抬头见人；其实她早应该明白这种想法，完全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除了她自己以外，别人没有把她的生存，她的感情，她的遭遇，她的感觉，放在心上的。所有的人。对于苔丝，只是有时想起她来，转眼又把她忘了就是了。即使她的朋友，也不过是想起她的时候多几次罢了。

——《德伯家的苔丝》

.....然而从另一面讲来，克莱武对于父亲的德行却怀着亲切的佩服。想起父亲的品格来总怀着敬爱的愉快。这种心情他始终不曾丧失，后来他们生活艰苦起来，父子俩还因此踟于无言，得到安慰和受用。BEATI ILU!（拉丁文：这些人有福了。）世故很深的人啊，也许你那双疲惫的眼睛会看到这一页书，但愿你的子孙是这样看待你！慷慨的少年啊，你看到这一页书，但愿能得这样一位朋友，早年可以仗仰，日后可以常常亲切地纪念，而且引以为荣幸！

——萨克雷《THE NEWCOMES》

这位慈祥的老人家定要克莱武坐在自己身边，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认为克莱武是她自己那个孩子（THOMAS·NEWCOME），在那种甜蜜虔诚的情景里，惶惶忽忽，忘记了当年自己亲手抚养的孩子原来是面前那个晒得黎黑的脸孔，剩下稀疏的头发，睁着忧郁的眼睛的老将。原来人生七十年，而他离开了她倒有约一半的岁月，在这段期间里，日日夜夜，无论他到了什么地方，无论他是生病，是健康，是担忧，是冒险，她的纯洁的慈爱和虔诚的祷告老是围绕着这个出门在外的宝贝儿子。他一生能得到这样的亲切关注，也不算白活了，决不算白活了。当我们真要表示感谢。仁爱确实有些天堂的意味，想来天使也应该欢喜赞叹。

——《THE NEWCOMES》

.....它本来成了他们灵魂的一部分。一个男子难道情人失掉就不爱她了麽？尽管有一位多情的妻子偎依在他身边——是的，即使他的膝下还有二十个笑嘻嘻的孩子，也无济于事，

.....“上帝保佑他，上帝保佑他！”我隐约地还看得见我们那位就敬爱的老朋友靠再船边上招手告别，这时候由丈夫托付，我带领下船的那位太太已经在我的怀里晕了过去。可怜的人啊！她也受了命运的打击。啊，肝肠寸断的苦痛，热情激动的忧愁，凄凉惨淡的别离啊！在不愿的岁月之内，你们难道不会有消灭的一天吗？——那时候一切眼睛都将擦干泪水，从此再也不会再有悲哀不会有痛苦。

这位青年（克莱武）游动的那些令人高兴的景物，对于他初次上路时心中所怀的任何烦恼，没有疑问，一定有慰解排遣的动效。自然的景色在他一路上非常壮丽愉快，面对着这种静穆的美景，我们个人的私事和愁苦自然羞涩退缩下去。美丽平静的蔚蓝湖泊，和积雪满顶的峰峦啊，你们的景致是那么神奇地可爱，几乎是天堂一般，好像忧愁思虑根本进不去一样！

说着，她的一双眼睛端详了他一下，那种痴心柔情就像当日端详他父亲的时候一般。啊，那双温柔的眼睛，当初洒的是怎么样的泪水！啊，那副多情的心肠，当初它怀着怎么样的真诚！假如爱情能贯彻一生，能历尽一切的悲伤忧愁而仍然存在，能经历一切人事变迁而坚定不移；在精神的一切阴暗中还炯炯发光；而且，假如我们死后，还永远哀悼我们，还照样地亲切；而一副真切的情怀直到最后一次喘息，最后一次跳动还存在不变——从那时又随着纯洁的灵魂一起超脱了死亡，那当然是永垂不朽的了！.....

.....这时候过去的时光和那段珍贵的历史，还有少年时代以及当时的希望和情绪，还有当时的声音和神情，老是在心里发出回声，在记忆里念念不忘——这许多问题，当可怜的克莱武隔着时光和别离忧愁的一条大壑，望见了他从前恋爱了多年的女子的时候，一定也都看地见，听地清，她坐在那里；人还是那个人，可是改变了，远远的离开了他，好像她死了一般；真正过渡到了另一个世界，走进了一种死亡的境界里去了。在它身上撒下少年时代的花朵吧。用热情的眼泪替它洗涤一番吧。用痴心的笃爱把它包裹覆盖起来吧。你的心碎了吧，投身到棺材架上去，吻一吻她冰冷的嘴唇，握一握她的手吧！

克莱武 难道我竟会害得爱雪儿流眼泪麽？啊，擦干了吧！擦干了吧！饶恕我吧！我没有资格嫉妒，或者来责备你——我也知道，如果别人爱慕你，当然我也应该知道他们——他们也不过同我一样；因为他们爱慕我的爱雪儿——我的妹妹，如果你不能再进一步的话，我应该得意，而不应该生气。

爱雪儿 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妹妹，无论你心里怎么不高兴，口里怎么讲我。好啦，我再也不那么傻里傻气地哭了。.....

——《THE NEWCOMES》

会唱歌的鸢尾花 舒婷
我的忧伤因为年的照耀/升起一圈淡淡的光轮——题记

一
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呼吸的软风吹动我/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 用
你宽宽的手掌/暂时/覆盖我吧

二
现在我可以做梦了吗/雪地，大森林/古老的风铃和斜塔/我可以要一株真正的圣诞树吗/上
面挂满/溜冰鞋，神笛和童话/焰火，喷泉般炫耀欢乐/我可以大笑在街上奔跑吗

三
我那小篮子呢/我的丰产田里长草的秋收啊/我那旧水壶呢/我那脚手架下干渴的午休啊/我
的从未打过的蝴蝶结/我的英语练习;I LOVE YOU LOVE YOU/我在街灯下折叠而又拉长的身影啊/
我那无数次/流出来又咽进去的泪水啊 还有/还有 不要问我/为什么在梦中微微转侧/往事，像
躲在墙角的蛐蛐/小声而固执地呜咽着

四
让我做个安静的梦吧/不要离开我/那条很短很短的街/我们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 让
我做个安详的梦吧/不要惊动我/别理睬那盘旋不去的鸦群/只要你眼中没有一丝阴云 让我做个
荒唐的梦吧/原谅并且容忍我的专制/当我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亲爱的，不要责备我……/我
甚至渴望/涌起热情的千万层浪头/千万次把你淹没

五
当我们头挨着头/像乘着向月球去的高速列车/世界发出尖锐的啸声向后倒去/时间疯狂地
旋转/雪崩似地纷纷摔落 当我们悄悄对视/灵魂象一片画展中的田野/一涡儿一涡儿阳光/吸引我
们向更深处走去/寂静、充实、和谐

六
就这样/握着手坐在黑暗里/听那古老而又年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穿来穿去/即使有个帝王
前来敲门/你也不必搭理/但是……

七
等等/那是什么?什么声响/唤醒我血管里猩红的节拍/在我晕眩的时候/永远清醒的大海啊/
那是什么?谁的意思/使我肉体 and 灵魂的眼睛一齐睁/“你要每天背起十字架/跟我来”

八
伞状的梦/蒲公英一般飞逝/四周一片环形山

九
我情感的三角梅啊/你宁可生生灭灭/回倒你风风雨雨的山坡/不要在花瓶上摇曳/我天性中
的野天鹅啊/你即使负着枪伤/也要横越无遮拦的冬天/不要留恋带栏杆的春色 然而，我的名字
和我的信念/已同时进入跑道/代表民族的某个单项记录/我没有权利休息/生命的冲刺/没有终
点，只要速度

十
向/将要做出最高裁决的天空/我扬起脸 风啊，你可以把我带去/但我还有为自己的心/承
认不当幸福者的权利

十一
亲爱的，举起你的灯/照我上路 让我同我的诗行一起远播吧/理想之钟在沼地后面敲响，
夜那么柔和/村庄和城市簇在我的臂弯里，灯光拱动着/让我的诗行随我继续跋涉吧/大道扭动触
手高声叫嚷:不能通过/泉水纵横的土地却把路标交给了花朵

十二
我走过钢齿交错的市街，走向广场/我走进南瓜棚，走出青稞地，深入荒原/生活不断铸造
我/一边是重轭，一边是花冠/却没有人知道/我还是你不会做算术的笨姑娘/无论时代的交响怎样
立刻卷去我的呼应/你仍然能认出我那独一无二的声音

十三
我站得笔直/无畏、就;骄傲，分外年轻/痛苦的风暴在心底/太阳在额前/我的黄皮肤光亮透
明/我的黑头发丰洁茂盛 中国母亲啊/给你应声而来的儿女/重新命名

十四
把我叫做你的“桦树苗儿”/你的“蔚蓝的小星星”吧，妈妈/如果子弹飞来/就先把我打
中/我微笑着，眼泪分外清明地/从母亲的肩头慢慢滑下/不要哭泣了，红花草/血，在你的浪尖上
燃烧 ……

十五
倒那时候，心爱的人/你不要悲伤/虽然再没有人/扬起浅色衣裙/穿过蝉声如雨的小巷/来敲
你的彩镶玻璃窗/虽然没有淘气的手/把闹钟拨响/羞怯地说:现在各就各位/去，回到你的航线上/
你不要在玉石的底座上/塑造我简朴的形象/更不要陪孤独的吉他/把日历一页一页往回翻

十六

你的位置/在那旗帜下 理想使痛苦光辉/这是我嘱托橄榄树/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 和鸽子一起来找我吧/你早晨来找我/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找到我/找到你的/会唱歌的鸢尾花

1981. 10. 28

选自《诗刊》1982年2期

但现在，她（福瑟格琳）还在查特里斯的小场子里献演的时候，他们却毫无兴趣，关于这点，在科斯帝根小姐之前和之后，许多天才和许多骗子，都有过类似的命运。然而公众的冷淡，以及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切烦恼或挫折都不能使这个可敬的女人气馁，她还是心安理得，泰然自若，照常吃饭喝酒，演戏，睡觉，保持着她那种气质的人所有刻板的而舒适的生活方式，身体健康而头脑迟钝，心情愉快而感觉麻木，这可以避免多少忧虑，烦恼和无谓的痛苦呀！我不是说，不走上歧途的美德，便不成其为美德；我只是说，迟钝的好处实在比我们知道的多的多，有些人非常幸运，大自然慷慨地赋予了他们这种伟大的止痛剂。

“……如果你愿意满足它，亲爱的妹妹，那么我已作好了准备。我现在还很年轻，但我经历过这么多痛苦和失望，我已经老了，厌倦了。我想，我简直拿不出一颗心来献给你。在我几乎还没有开始生活的旅途之前，我已经疲乏了。我的一生只是失败，那些照理应该我来保护的人，却在保护我。我承认，你的高尚和慷慨，亲爱的露娜，在它们使我感激的同时，也使我感到羞愧。我从我的母亲那里得知，你怎么对待我，你支持了我，要我再外出奋斗一次。我渴望出去，我要扑在你的脚下说：‘露娜，你愿意跟我一起迎接这场斗争吗？你的同情将在斗争中给我带来鼓舞，我将得到世界上最温柔最慷慨的一个人的帮助和安慰！你愿意接受我，亲爱的露娜，使我们的母亲高兴吗？’”

总之我讨厌这个社会。我恨不得离开它，进修道院，真的。我永远不会找到一个了解我的人。我在这几家里，在上流社会，觉得那么孤独。好像我是给锁在一间小屋里，要在那里过一辈子。我真希望这儿也有仁爱会，让我成为它的一名修女，然后染上瘟疫死去——我希望离开这个世界。我还不太大，但我已经厌倦，我受的痛苦太多了，我看透了一切，我感到厌倦厌倦。呀，但愿死的天神快些到来，带我离开这儿。

上天把孤独的命运赋予了许多人，许多人出于天性，喜爱这种命运，也有许多人忍受这种命运。

一个人刚开始生活的时候，就触在不幸的礁石上，以致葬送了一生。

“谁的生活不是一场失望？谁走进坟墓的时候，带去的是一颗残缺不全的心？我从没有看到过一个完全欢乐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付出了自己某些最宝贵的东西，才从命运手中赎回自己的。在我们付出罚款以后，如果那位暴君不再找我们，让我们平安无事。那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假如我发现，我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宝藏，现在它已经不可能属于我了，假如我发现有一位天使多年来一直住在我的屋里，可是我却放走了她……但是这样的人只有我一个吗？呀，亲爱的老朋友，只有我一个吗？你以为，我承认这是我咎由自取，我便会好过一些吗？她丢下我走了。愿上帝赐福给她吧！她本来可以留下的。但我失去了她，这好像涡堤姑娘的故事，是吗？乔治？”

——萨克雷《Pendennis》

……乔治扮演了出色教父的角色，但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如果说小潘的作品给他带来的荣誉，超过了他那位默默无闻的朋友，那么乔治安之若素，他也不求名利。如果说最好的人却不能在生活赢得最大的收获，那么我知道，这是命运主宰者的安排。我们承认，也每天看到，虚浮浅薄和碌碌无能之辈怎能享受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正直善良的人却不能尽其天年，年轻有为的英俊之士也往往过早的夭折。我们看到，每个人的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坎坷的遭遇再所难免努力也常常老而无功，是非曲直总在争战不息，在这里强的往往屈服，灵敏的往往失败。我们看到，美丽的鲜花生在浑浊的泥泞里。

——萨克雷《Pendennis》

当然我爱上了艾米丽。我相信我爱那个孩子，较之能进入后来生活中的高尚而且尊贵的最好的恋爱，是同等的真诚，同等的热烈，更加纯洁，更加正大。我相信我的幻想，绕着那个蓝眼睛的小孩，生出一种东西，把她点化成一个天使。假如在任何晴朗的上午，她展开一双小翅膀，在我眼前飞走，我不相信我会认为出于意外。

我们时常带着相亲相爱的样子，一点钟一点钟地在雅茅斯朦胧的老海滩上散步。日子由着我们消遣，仿佛时光还不会长大，也是一个小孩，总在玩耍似的。我告诉爱米丽，我顶喜欢她，她若不承认她顶喜欢我，我就不得不用刀子杀死自己，她说她顶喜欢我。我一点也不怀疑她顶喜欢我。

至于什么不平等或什么不年轻的意识，或其他阻碍我们的困难，小爱米丽和我都没有那一类的烦恼，因为我们并没有将来，我们不为长得年纪更大设想，正如我们不为长得年纪更小设想一样，我们是古米治太太和辟果提称赞的对象，在晚间，当我们亲爱地并肩坐在我们的小柜上时，她们时常低语：“天哪！多么好看！”辟果提先生从他的烟斗后面向我们微笑，海穆整晚咧着嘴笑，什么都不做。我猜，他们喜欢我们，好比他们喜欢一个好看的玩具，或袖珍的罗马大剧场的模型。

在当时我并不以为这发现给我很多的痛苦，我依然由于我母亲死的袭击觉得头昏眼花，对于一切附属的事都不太注意。诚然，我记得，有时我会考虑到下面的可能性：我不再受教育，不再受照顾；长成一个庸俗的忧郁的人，在一个乡村中度过一种懒散的生活；也曾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我脱离这一幅景象，象一个故事中的英雄一般，去什么地方寻求我的好运；不过这都是转眼而过的幻想，都是我有时坐着看到的白日梦，仿佛淡淡地绘在我的卧室里的墙上，到他们消失时，墙上依然一无所有。

我时常怀着奇妙地混合起来的悲哀和欢喜在我的故乡徘徊，直到发红的冬季太阳警告我，已经到了往回走的时候了才算告一段落。但是，当把那地方留在后方时，特别当斯提福兹和我快乐地一坐在熊熊的火炉旁的晚餐桌上时，想起已经到过那地方是愉快的。我在晚间回到我那整洁的房间，一页一页地翻着那本鳄鱼书（这本书永远在那里，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怀着一颗感激的心追忆，有像斯提福兹这样一个朋友，有像辟果提这样一个朋友，有像我姨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宽厚的人代替我已经失去的亲人，我是何等的幸福，这时候我也感觉到那种愉快，不过没有那么强烈罢了。

那一晚，我见她做了我先前不曾见她做过的事，我见她天真地吻她的未婚夫的脸，渐渐地接近他那粗壮的身体，仿佛那是她的最好的支柱。当他们在下弦月的光线中一同走去时，我的心中较量着他们跟马莎离去时的不同，从后面看他们，我看见她（爱米丽）双手握住他的胳膊，更接近他一些。

我早晨醒来的时候，非常怀念小爱米丽，怀念作夜马莎去后的心情，我觉得仿佛我在神圣的友情中与闻那些家庭内的弱点和难题，即使泄露给斯提福兹也是错误的。我对做过我的游伴的美人（我过去和将来，直到我死的日子，无时不相信，我曾经诚心诚意地爱过她），比任何人怀抱更深的感情。把她偶然向我公开的她所不能抑制的情绪说给任何人听——连斯提福兹也在内——我觉得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我们纯洁的童年的光辉（我时常看见这光辉环绕在我们心头）。因此，我下了决心，把这件事藏在胸中；这件事也在我胸中加给她的影子一种新的光彩。

我们坐在那里，谈我们愉快的旧坎特布雷时代，谈了一两个钟头。威克菲尔先生，在艾尼斯的照顾下，不久就变得比较像他以前的自己了；不过他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抑郁之感，他永远不能摆脱。虽然如此，他面有喜色了，听我们回忆旧日生活中那些小事时他怀有显著的快乐，有许多事情他记得很清楚。他说这像同艾尼斯和我无拘无束过日子的时代了；但愿那时代永远不改变。我相信在艾尼斯那平静的脸上，她的手在他胳膊上每一接触中，有一种在他身上显出奇效的力量。

我有许多工作，也有许多忧愁，同样的顾虑使我不说出来。现时我一点也不能断定，这样做是对的，不过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孩子妻的缘故。我搜索我的胸怀，我把其中的秘密（假如我知道的话）无保留地交付这本书。我知道旧时不幸的损失或某种东西的缺乏在我的心中占一种地位，不过并未使得我的生活更苦。当我在晴朗的天气独自行走，想到过去全部空中为我那幼稚的魔力所弥漫的夏季日子时，我的确感到我有一些梦未能实现；不过我觉得那是过去一种暗下来的荣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投到现在上面。我有时（为时很短）的确觉得，我希望我的太太是我的顾问，是有更多能力，更多的定见，用来支持我，改善我，赋有填满我周围的空虚的能力；但我觉得这是世上所没有的一种圆美的幸福，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有。

我所提到的暗影不再我们中间了，却完全留在我自己的心中。那暗影怎样减退呢？

旧日的不快活的感情弥漫我的生活。假如那感情有了多少改变，就是比先前加深了；但是那感情依旧是不明晰的，像在夜间依稀听到的一个忧愁的乐曲。我非常爱我的太太，我也是快活的；但是我过去一度朦胧地期望的幸福，不是我所享受的幸福，总缺少一点什么……

……我依然把我所怀念的东西看作——我从来这样看——我童年的幻想的梦，看作不能

实现的东西，看作我当时怀着一种天然的痛苦发觉这是不能实现的东西。不过我知道，假如我的太太给我更多的帮助，能分享我无人公有的许多幸福（思想），对我更为有益，而且这也是可能的。

……当我想到幼年不能实现的梦时，我想到我所度过的成年以前的比较好的情况；于是同艾尼斯在那可爱的老住宅所度过的美满的日子，像鬼魂一般（那是可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的，永远永远不能在这里复活了），在我面前浮起。

同时，我想到，假如朵拉和我从来不曾相识，可能发生什么情形，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不过，她与我的存在既然是那么合而不可分，那种幻想是最无谓的，不久就像漂浮在空中的游丝一般消失了。

我这时知道我的孩子不久就要离开我吗？他们已经这样告诉我；他们所告诉我的和我所想的并没有不同；不过我断乎不能相信我已经用心体会这事实。我不能领会它。我今天已经有许多次躲开去哭。我记得谁为生者与死者别离哭泣。我想起那仁爱的同情的全部故事。我尝试达观，尝试安慰自己；我希望我可以多少做到这一点；不过我心里不能十分肯定的是：那结局是一定要来的。我握起她的手，我拥有她的心，我清清楚楚地看出她对我的爱情。我不能放弃她的那种不死的想法的暗淡的徘徊的影子。

我这时可以严肃地但是并非痛苦地回想过去了；也可以怀着一种勇敢的精神默想将来了。家，就它那最好的意义来说，在我是没有了。我本可以在她身上倾注更深的爱情，我却叫她做我的姐妹。她将要结婚，将有占领她的爱情的新人；在她那样办时，她将永远不知道已经在我心中成长的对她的爱情了。这是公道的，我应当为我那卤莽感情的罪过付代价。我所收获的，是我种下的。

我正在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心已否有了真正的训练，我能否坚决地加以忍耐，在她家中平静地占有她过去在我家中平静地占有的地位？——就在这时候，我发现我的眼睛停在一个面容上。这个面容好像，由于与我早年的记忆发生联想，从炉火里腾起。

——狄更斯《David Copperfield》

……在离休的人们的迟钝的眼睛里，哪里有童年欢笑的光辉和生气，哪里有漫无止境的快乐，哪里有哦未曾受过挫折的坦白，哪里又有永不萎谢的希望正在盛开着就猝然凋残了的喜悦？

一个没有祭扫的坟，一棵枯萎了的树，一两朵凋残了的花，就是被遗忘被忽略的表征吗？难道你以为就没有一些事迹，使得这些死者在距离这里很远的地方被人怀念不忘吗？耐儿，就在此刻，可能有人在世上忙碌，而他们所以修德行善，正是受了这些坟墓——在我们看来它们是被忽视了——的影响。

狄更斯《古玩店》

如果雨之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请让所有从容面对这伤痛之后的伤痛/微笑地继续去寻找一份可能/出现的荣誉

将你的款款神情/——揉进生活的烟尘里/思念，挂牵/飞扬的青春/早已沁入生命里每一段/生长的故事/无歌无梦一如汨汨清流/莹澈剔透的冷冽里/那里你曾经的样子和我生生世世永恒的烙印

“如果世界上有那么一种妙法，可以取消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也许还值得我们对自己从前的错误去苦苦思索；但事实上并不可能，那就只有让死亡的死掉算了。……你我得背那些活下来的人着想，没有权利去为死者痛心。要记得你们自己的雪莱说过：‘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趁未来还参与属于你自己的生活时候，捉住它吧；不要专心懊悔早已过去的事情了来糟蹋自己，……”

——玛第尼给琼玛的信

《牛虻》第二卷第四章

“当初我没有考虑到，”运货夫说，“我娶她的时候，她才那么一点年纪，又那么美丽，就使她离开她的年轻伙伴们，离开那些她在那儿增添着光彩的许多场合宛如一颗夜空中曾

经闪烁过的最明亮的小星星，使她成为我这个乏味的人的伴侣，一天又一天地关闭在我这个沉闷的家庭里，当初，我有没有考虑到这一切呢？我有没有考虑到，对于象她那样爽快的脾气，我是多么不适宜呢？对于象她那么活泼伶俐的人，跟象我这样拖拖拉拉的人在一起，必定是多么讨厌呢？我有没有考虑到，在凡是知道她的人都一定会爱她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一无长处是自己配得上去爱她，也没有权利去爱她呢？我从来没有考虑到啊！我却利用了她那乐观的性格和她那快活的性情；于是我娶了她，我要是没有娶她就好了啦！这是为了她的缘故，并非为我自己！”

——狄更斯《炉边蟋蟀》

我这是没有法子，我本来可以喜欢这些花儿，但是我可以总要想，它们过不了几天就都谢了。

不过我这个人生来就意志不坚定。我分明知道咱们两个的计划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我对于他可老有一种奇怪的恐惧之心，一种叫习俗震慑了或者吓倒了心理。其实我对习俗是不信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象一种慢慢到来的瘫痪病一样来侵袭我，使我觉得很烦闷。

《无名的裘德》

当你忧郁的时候 / 曾否想过太阳西坠 / 将从开于东方 / 爱的柔光会抚慰你受伤的心灵 / 朋友！ / 绽开你的微笑吧！让青春的火焰熊熊燃烧 / 在这生命复活的季节里 / 不要回望荒银 / 四月的绿色已经拥向万里晴空 / 亲爱的朋友！ / 请你记取 / 爱是永不止息的 / 当你忧郁的时候

爱，必定要忧伤

回首 / 一直盼望一段美丽的邂逅 /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把你寻觅 / 流浪的途中我不断找寻 / 却没有料到 回首之时 / 真切的你 从未稍离 / 从未稍离的你在我心中 / 春天来时便反复地吟唱 / 那夏日的灰沙炎炎 / 那秋季的一地月光 / 晨曦中为谁摘下的茉莉 / 微风中为谁翻非飞的裙裳 / 有你的日子纷纷坠落 / 岁月深埋在土中便成琥珀 / 在你的面前我怅然回顾 / 亲爱的朋友啊 / 难道青春必要迷茫 / 爱，必定要忧伤

爱情无需刻意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安全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

她的心情好像往年从渥华萨尔回来，对舞还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一样，悒悒寡欢，昏昏沉沉，只是一味难受。赖昂似乎又出现了，人也显得更高、更美、更温柔、更模糊；他虽然走了，可是没有离开她，就在眼前，房子的墙好像把他的影子留下来了一样。她看不厌他走过的地毯、他坐过的空椅子。河水一直在流，顺着滑溜溜的河堤，慢慢悠悠，涟漪成纹。他们有许多次在这里散步，石子遍体青苔，水波流过，潺潺作响，头上太阳多好！……啊！他走了，她的生命的唯一的欢乐，幸福的唯一有可能实现的希望！幸福当前，她怎么就不抓住！眼看着幸福远扬，为什么就不双手伸出，双膝下跪，一把揪牢？她诅咒自己没有向赖昂表示爱情；她想念他的嘴唇。她恨不得追上他，扑进他的胸怀，对他说：“是我，我是你的！”可是爱玛想到困难重重，先失了张支；她一起懊恼之心，欲望因而越发活跃了。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她想起夏季黄昏，阳光的灿烂。有人走过，马驹全在嘶叫，奔驰，奔驰……她的窗户底下有一个蜂房，有时候，蜜蜂在阳光里飞来飞去，碰着玻璃窗，好像金球一样跳跃。当时多幸福！多自由！多少希望！多少绮梦！现在什么也没有！她已经把它们耗光了，耗在她灵魂的高低波澜上，环境的前后变动上，处女、婚姻和恋爱的各个阶段上；——它们就这样跟着她的生命，一路丢光，好像一位旅客，在沿途家家小店，留下一点他的财物一样。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旧的悲愁由于人生的伟大的神秘，会渐渐转化为宁静的感人的欢乐，而年轻的沸腾的热血将由驯顺的明朗的暮年所取代；我祝福着每天的日出，我的心也依旧对它歌颂，但是我现在更爱日落，爱它那长长的斜辉和随之而来的宁静，温驯；动人的回忆，整个漫长而幸福的一生中各种可爱的形象；……我的生命即将终结，我知道，也听到了，但是剩下的每一天中，我感到我的地上的生命已和新的，无尽的，不了解的，却已十分临近的生命相接触。在预感到这新

的生命时，我的心灵喜悦的颤抖，我的头脑清澈，心中高兴得流泪。

——妥斯陀耶夫斯基《卡拉马卓夫兄弟》

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可是我欺骗了你，我没有忘记。我想，你也同样没有忘记，我们不过是在互相欺骗着，把我们的苦楚深深地隐藏着，不过我并不是有意要欺骗你，我曾经多么努力地去实行它，有多少次我有意地滞留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把希望寄托在时间和空间上，我甚至觉得我已经忘记了，可是等我出差回来，火车离北京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简直承受不了冲击得使我头昏眼花的心跳。我是怎样急切地站在月台上张望，好像有什么人在等着我似的。不，当然不会有。我明白，什么也没有忘记，一切都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年复一年，就跟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却越来越深地扎下去，想要拔掉这生了根的东西实在太困难了。我无能为力。

每当一天过去，我总是觉得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是夜里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没有你！于是什么都显得是有缺陷的，不完满的，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一生快要完结的时候了，为什么还要像小孩子一样地忘情？为什么生活总是让人经过艰辛的跋涉之后才能把你追求了一生的梦想展现在你的面前？而这梦想因为当初闭着眼睛走路，不但在岔道上错过了，而且这中间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兹皮希克确实是怀着一颗忧伤的心离开波格丹涅茨的。首先，他觉得叔父不在身边，心情有点异样。他是一直同他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出来没有分离过。因此，没有了他，他不知道一路上和在日后的战争中将如何度过。其次，他怜惜雅金卡。虽然他是去找他心爱的达奴莎的，但他仍旧觉得同雅金卡在一起非常舒服、非常快乐；而现在没有了她，她感到悲哀。他对于这种悲哀，自己也感到奇怪，甚至有些吃惊。要是他想念雅金卡只是象兄长想念妹妹一样，那倒也无所谓；但是他发现自己老是在回想着以前怎样拥抱她，把她放在马背上，抱她过河，给她拧干辫发上的水，同她一起在森林里散步，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同她谈话，等等。这一切，她都做得很自然，而且觉得非常愉快，遗忘他一想起来，竟忘记了自己正在长途跋涉，赶到马佐夫舍去；而且还记起了雅金卡在森林里帮助他同熊搏斗的那一幕。他觉得，他们一起到奥兹泰尼湖去捕水獭就是昨天的事。他又想起了她那次到克尔席斯尼河的教堂去，穿戴得多么漂亮，当时他看到这样一位淳朴的姑娘打扮得象个有权有势的爵爷人家的女儿，很感到惊奇。所有这些想法都涌上了他的心头，既给他带来不安，又给他带来甜蜜和哀愁。“要是向她告别一声，”他心里想，“也许我现在会比较好受些。”

他终于害怕起这些回忆来了，想把他们从自己心里抖掉，就象抖掉斗篷上的干雪一样。

“我要到达奴莎那儿去，到我最亲爱的人那儿去，”他想。

他发觉，这才是最更其神圣的爱情。……

Hernryk Sienkiewicz《十字军骑士》第一章

也许我从此见不到你！也许我像那多少游子的心灵/因为思念你的海岸而黯然萎靡。

一场寒霜使鲜艳的花和叶都一起凋零；呵，这爱情的碎裂之花和残果即使天降下仙露也无法复活！

唉，完了，完了，——我心中再也没有

那清新的朝气，像早晨的露珠，

它能使我们从一切可爱的情景

酝酿出种种新鲜而优美的情愫，

好似蜜蜂酿出蜜，藏在心房中；

但你可认为那甘蜜越来越丰富？

不，它原来不是外来的，而是凭你

有没有给花儿倍增妩媚的能力

唉，完了，完了，——我的心灵啊，

你不再是我的一切，我的宇宙！

过去气概万千，而今搁置一边，

你已不再是我的祸福的根由；

那幻觉已永远消失，你麻木了，
但这也不坏，因为在你冷却后，
我却获得了许多真知灼见，
虽然天知道它来得多么辛酸。

我谈情的日子完了；无论多米人，
少女也好，夫人也好，更别提寡妇，
已不能像西日似的令我痴迷——
总之，我过去的生命已不能重复。
对心灵的契合我不再有所幻想，
红葡萄酒的豪饮也受到了劝阻；
但为了老好先生，总得有点癖好，
我想我最好是走上贪财之道。

“雄图”一度是我的偶像，但它已在
“忧伤”和“欢娱”的神坛之前破碎；
这两个神祇给我遗下不少标记，
足够我空闲的时候沉思默对。
而今，像培根的铜头，我已说完：
“现在，过去，时已不再”，青春诚可贵，
但我宝贵的青春已及时用尽；
心灵耗在爱情上，脑子用于押韵。

声名究竟算了什么？那不过是
保不定在哪儿占一小角篇幅，
有的人把它比作登一座山峰，
它的顶端同样是弥漫着云雾；
就为了这，人们又说，又骂，又宣讲，
英雄豪杰厮杀，诗人“秉着夜烛”，
好等本人化成灰时，可以夸得上
一个名字，一幅劣照，和更糟的雕像。

人的希望又是什么？古埃及王
基奥普斯造了第一座金字塔
为了他的威名和他的木乃伊
永垂不朽，这塔造得最为高大，
可是他没有料到，他的墓被盗，
棺材里连一点灰都没有留下。
唉，由此可见，无论是你，是我，
何必还要立丰碑把希望寄托？

然而，由于我一向爱穷究哲理，
我常自慰说：“呜呼！生如白驹过隙，
此身乃是草芥，任死神随意收割；
你的青春总算过得差强人意，
即使照你的心愿能再活一遍，
它仍将消逝，——所以，先生，该感激
你的星宿，一切情况总算不太坏：
读你的《圣经》吧，照顾好你的钱袋。”]

拜伦《唐璜》第一章 二一四~二二〇

哦，爱情和荣誉！可望而不可即，
为何尽在空中盘旋，而不见下来？
这北极的天空中没有一颗流星
能比你们更飘渺，飞逝得更快！
被拴在寒冷的地面，我们郁郁地
仰望你们给生之旅途投以光彩；

只见你们光怪陆离，变幻无常，
以后就抛下我们在冰雪的路上。

《唐璜》第七章 一

在两个世界之间，生命就像孤星一样
飘忽于晨昏两界，在天地的边沿。
关于我们自己我们能知道什么？
关于未来知道得更少！时间的狂澜
永远向前奔流不息，远远地冲走
我们的泡沫；旧的破灭了，新的出现，
无数世代的浮沫不断激起；而帝国
排成起伏的坟墓，有如波浪滚滚而过。

《唐璜》第十五章 九九

浣洗纱三首

韦庄	晏殊	秦观
惆怅梦余山日斜， 孤灯照壁背如纱， 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 一枝春雪冻梅花， 满身香雾簇朝霞。	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漠漠轻寒上小楼， 晓阴无赖似穷秋， 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 无边丝雨细如愁， 宝帘闲挂小银钩。

朱淑真~菩萨蛮
山亭水榭秋方半，凤帏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蛾只旧颦。起来临绣户，时有疏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

鱼玄机~江陵愁望子安
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难道他能在又羞怯又调皮的小姑娘面前浑身发抖，拜倒在她脚下吗？这些耳鬓厮磨的情景，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期，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不过，青年人在刚开始生活的时期，却不起作用。他宁愿寻那种对象，认为赢得她爱情就很光彩而不愿屈尊俯就一个向他仰求这种荣幸的姑娘。因此，虽然这种十分任性的热情没有一定之规，但情窦初开的爱情在选择对象时总是雄心勃勃的，或者说，——终归都一样——是从一种能对“理想之美”发挥充分想象的情景中来选择她的，朝夕相处，过从甚密的现实生活往往会限制或破坏这种“理想之美”。我知道，有一个很有教养的多情善感的年轻人，迷上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但她的才智和外貌不相称，他得到允许陪伴她一个下午。之后，她的痴情就治好了。……虽说布雷德诺小姐的人品大不相同，但密切的交往似乎可能阻碍他对她产生除兄妹之外别的感情，只当她是可爱的，很有修养的妹妹。而可怜的露丝的感情却不知不觉地渐渐呈现出一种较为热烈的爱情的色调。

司各特《威弗莱》第十四章

“不过还是听听你自己的明智和理性的忠告吧，别匆匆忙忙受一时的好感左右，也许这不是因为你在一种与外界隔离的富于浪漫情调的情况下，碰见一个具有一般才能的年轻女子。在这场伟大而危险的戏剧中，把你扮演的角色置于信念的基础上，而不是匆匆忙忙置于也许是一时的感情的基础上。”（弗洛娜）

《威弗莱》第二十七章

盒内升腾起一般祸害人间的黑烟，黑烟犹如乌云迅速布满了天空。其中有疾病、癫狂、灾难、罪恶、嫉妒、奸淫、偷盗、贪婪等等。种种祸害闪电一般地充斥了人间。盒子底部藏着唯一的好礼物，那就是希望。潘多拉听从神之父的建议，趁着希望还没有来到盒口的时候，连忙把盖子重新关上，从此把人们的希望永远锁闭在潘多拉的盒子内。

我们真像沉船遇难的人，刚刚爬上海滩，又被巨浪卷走了，送入了汪洋大海。希望啊，你

怎么如此地把我们哄入你的迷梦？

凭着我们的忧郁和悲伤，我们将难以改变任何局面。忍受悲愤是众神给可怜的人定下的命运，尽管众神自己却是无忧无虑的。因为宙斯的家门前置放两个罐子，一只罐内装着灾难和不幸，而另一只装着愉快和幸福。

可惜好景不长，婚礼上的欢乐歌声还在蓝天白云下回荡的时候，而死神就已经伸出魔手，挟裹着年轻的欧律狄克离开了人间。

——希腊古典神话

“……而你们，众位厄里倪厄斯复仇女神，我在这里求告你们：如同我的惨死一样，请让阿特柔斯的儿子也鲜血淋漓地死于战场！来吧，请不要饶恕任何人，随心所欲地去向他们施行报复吧！还有你，太阳神，你在灿烂的天空飞越而过，请你驾车经过我的祖国萨拉密斯上空时稍微停顿一下，把我的艰难的命运告诉我那年迈的父亲和我可怜的母亲。再见了，神圣的光束！再见了，萨拉密斯家乡的原野！再见了，雅典城，我的故乡山水！再见了，还有特洛伊的广阔田野，你们收留了我，让我经历这么多激烈战斗！死亡，请你来临吧，给我投一束同情的目光！”说完，埃阿斯举起宝剑，自刎而尽。

——特洛伊战争

娜塔莎坐上马车以后，像发疯一般抓住我一只手。一滴灼热的眼泪烫得我的手指发痛。马车开动了，我在原地还站了很久，目送着马车远去。我的全部幸福都在这一瞬间逝去了，我的一生也断裂为二了。我痛苦地感到了这一点……

着就是我的幸福的全部经过，我的爱情就这样了结和收场了。

“不，我的朋友，不能这样。要是我试着这么办了，那会使他更加恨我。一去不返的东西是召不回来的，你可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召不回来的是什么吗？那就是咱俩一起在他们身边度过的那些童年的幸福岁月。即使爸爸宽恕了我，那他现在也还是记不出我来了。他爱的还是那个小姑娘，那个大孩子。他喜欢的是我儿时的淳朴；他在爱抚我的时候还摸我的头，就想我还是个七岁的小姑娘，正坐在他的膝上对他唱着我的那些儿歌。从小时候起直到最后一天，他偷偷地给我买了一对耳环（可我还是知道了），想象着我看到礼物时会多么高兴，使乐的像个小孩子似的，可当他从我口中知道，我早就听说他给我买了耳环，他就对所有的人，首先是对我，大方脾气。在我离开他们的三天前，他注意到我郁郁不乐，他自己也立刻难过起来，甚至都生病了，还有，——你对这有什么想法？——为了让我高兴起来，他想到了去买张戏票！——真的，他想用这种办法使我摆脱烦恼。我再向你说过一遍，他所了解的和喜爱的是一个小姑娘，她根本不愿意去想我有朝一日也会成为一个女人……他就没有想过这一点，要是我现在回家，她会认不出我来的。就算他会原谅我，那他现在将要看到的又是什么人呢？我已变样了，已经不是孩子了，我已经饱经沧桑。即便我也能使他满意，——他照旧会叹息逝去的幸福，说他从前一直像爱一个孩子那样爱我，可我却跟从前他不相同了。往昔总像是更加美好！真是不堪回首啊！啊，往昔有多么美好，万尼亚！”（娜塔莎）

——《被欺凌和被侮辱的》

风雪已经停息，道路微微发光，
睁开千万只晦暗的眼睛，黑夜正在张望……

蓦地我听见一个热情的声音在歌唱，

伴随着一只小铃和谐的叮当：

“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的情郎

“会前来把头枕在我的胸上！

“我的生活多么富有朝气！朦胧的曙光

“夹着寒气嬉戏在玻璃窗上，

“我的茶炊在橡木桌上沸腾，

“我的炉子在屋角噼噼啪啪，发出亮光，

“彩色的帷幔后面是一张木床……”

我蓦地听见同样的声音在歌唱，

伴随着一只小铃忧郁的叮当：

“我的挚友现在何方？我怕他会进来

“拥抱我，绵绵情长！

“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的物资狭窄，

“黑暗而又沉闷;风儿吹进门窗……
“窗外只有一株樱桃树在那儿生长,
“但我看不见它,因为窗上结满了冰霜,
“也许它早已死亡。
“什么样的生活啊!花花绿绿的帷幔已经褪色,
“我病恹恹的踱来踱去,不愿把亲人探望,
“没有人来骂我——我已没有情郎……
“只有那老太婆还在嘟囔……”
——雅·彼·波隆斯基《小铃铛》

时间啊,这窃取青春的巧贼,竟这样
迅速地用双翅运走了我的二十三岁,
我的逝水年华匆匆地过去,
但我的暮春却不曾开花结蕾。
——弥尔顿

童年、青春、友情和初恋的光辉,都像美梦般消逝,使我怆然。

曾经有一个时候,草地、流水和树木,
大地和各种各样寻常的事物,
在我眼中
都披着一层天国的光辉,
清新而壮丽,仿佛是在做梦。
如今的情形已经不同往昔;
无论我向哪里探求,
黑夜或白昼,
我曾经见过的情景不再出现。
彩虹呈现又隐退,
玫瑰依然可爱,
月亮满心欢喜
环顾四周澄净无云的天宇。
星夜的江河
美丽而清澈;
初生的日光辉煌灿烂;
但我心里明白,不论我幻何方,
一种光辉已经从大地上消逝。
——华兹华斯《永生启示颂》部分

每当我害怕,生命也许等不及
我的笔搜集完我蓬勃的思潮,
等不及高高的一堆著作,在文字里,
像丰富的谷仓,把熟谷子收好;
每当我在繁星的夜幕上看见
传奇故事的巨大的云雾征象,
而且想,我若许活不到那一天,
以偶然的神笔描出它的幻象;
每当我感觉,呵,瞬息的美人!
我也许永远不会再看到你,
不会再陶醉于无忧的爱情
和它的魅力!——于是,在这广大的
世界的岸沿,我独自站立、沉思,
直到爱情、声名都没入虚无里。
——济慈

……工作的进步,但又没有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目标来使它们兑现;他们不可能再产生宗教信仰,但是心里却充满了无限的希冀和惆怅;他们糊里糊涂地结婚生育,结果却卷入了夫妻

不和，单调乏味，庸庸碌碌的家庭生活之中。

每个孩子在生活中都有第一次回顾过去的经历，……他原先对自己和未来充满信心，而现在则会茫然无措。如果他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孩子，那么，一扇门就会豁然打开，他会第一次注视世界，看到无数的人宛然排成一队从他身前走过，这些人在他自己诞生之前便已从虚无中走来，进入这个世界，在享尽他们的寿数之后，又重新消失在虚无之中。知晓世故的悲苦已降临到这个孩子的身上。他轻轻地喘息了一下，认识到自己仅仅是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从自己村庄的道路上飘过。他知道，尽管伙伴们谈话时胸有成竹，但他自己却必须惶恐不安地生活和死亡。他随风飘落，像玉米一样注定要在太阳下枯萎。他浑身颤抖，急切地环视四周。他生活的十八年似乎仅是一刹那，即人类长征跋涉中喘息的须臾。他已听到了死亡的呼唤。他衷心希望能够接近另一个人，抚摸她的手，也被她的手抚摸。如果他希望这另一个人是女人。这是因为他相信女人是温柔的，而且她还会理解他，而他组需要的却正是理解。

《俄亥俄州的温斯堡》

自己的幸福取决于自己对幸福的态度……

——第欧根尼

既然世界到处充满痛苦，人从生命的欲望中产生痛苦，痛苦既与生命不可分离，我们若把痛苦看作一个纯粹偶然和无目的的事件，那就太荒谬了。当然每个人的不幸似乎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但普遍的不幸是一个规律。

意志巨大的强度在于它自身也是由于它自身，它直接是持续的痛苦之源，这首先是因为所有的意志产生于需求，因此它也就是痛苦……其次是因为，通过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大多数的欲望必定是无法满足的，意志受到挫折远过于得到满足。因此，多少强烈的意志就产生多少强烈的痛苦。因为痛苦不是别的，就是受到挫折无法满足的意志。 ——叔本华

记得当时年纪小
你爱谈天
我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
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么睡着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